

中国现代文学参考资料

第七册

(下)

吉林师范大学函授教育处

目 录

新文学进入了六十年代

(1960年——)

(上 册)

認真学习主席思想，改造作家世界觀：实践工农兵方向

林默涵：更高地举起毛澤东文艺思想的旗帜！

(略，見第三册1068頁)

《文艺报》社論：

用毛澤东思想武裝起来，为爭取文艺的
更大丰收而奋斗

(略，見第三册1061頁)

聞师潤：文艺工作者的世界觀問題…………… (3545)

《文艺报》社論：

学习毛澤东同志最堅定、最彻底的
革命精神…………… (3553)

赵树理：談“久”…………… (3557)

柳 青：談談生活和創作的态度…………… (3561)

杜鵬程 王汶石：

新英雄人物鼓舞着我們…………… (3564)

李 季 聞 捷：

詩的时代，时代的詩…………… (3570)

李 准：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文艺道路前进…………… (3577)

祖农·哈迪尔：

作家、艺术家必須長期地深入到工农兵
群众中去…………… (3583)

深入批判現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

錢俊瑞：坚持文学的党性原則，
彻底批判現代修正主义…………… (3588)

罗一蓀：坚决反对修正主义文艺思想…………… (3616)

蔡 仪：人性論批判…………… (3639)

馬文兵：論資產階級人道主义…………… (3672)

張光年：駁李何林同志…………… (3717)

姚文元：批判巴人的“人性論”…………… (3731)

許道琦：駁于黑丁等关于文学創作如何反映人民
內部矛盾問題的謬論…………… (3752)

姚文元：彻底批判資產階級人道主义
(駁錢谷融的修正主义观点)…………… (3764)

茅 盾：从創作和才能的关系說起…………… (3793)

陶 阳 楊亮才：
保卫群众創作…………… (3804)

屠 岸：駁岳野的三个論点…………… (3812)

附 录

李何林：十年来文学理論和批評上的
一个小問題…………… (3819)

巴 人：論人情…………… (3826)

巴 人：以簡代文…………… (3830)

于黑丁：文学要描写矛盾斗争…………… (3833)

赵 寻：站在斗争的前列…………… (3854)

錢谷融：論“文学是人学”…………… (3867)

吳 雁：創作，需要才能·····	(3905)
旭 升：群眾創作有極大的局限性·····	(3907)
岳 野：在話劇《同甘共苦》 討論會上的發言·····	(3908)

(下 冊)

深入批判錯誤的資產階級創作傾向

華 夫：評郭小川的《望星空》·····	(3911)
肖 翊：蔡其矯的詩歌創作傾向·····	(3914)
陳 默：兩篇奇怪的小說·····	(3931)
康 濯：同根長出的兩棵毒草·····	(3939)
田 晨：評海默的《打狗》及其他·····	(3945)
康 濯：方紀短篇小說的批判·····	(3948)
李東為 馬烽 西戎 陳志銘： 危險的道路·····	(3970)
張 訪：王昌慶的修正主義文藝思想必須批判·····	(3990)
嚴 正：評海默的《洞簫橫吹》·····	(4003)
哲 生：批評《同甘共苦》和岳野同志的 創作理論·····	(4012)
許之喬：從形象看哲學·····	(4024)

附 錄

郭小川：望星空·····	(4043)
蔡其矯：紅豆·····	(4047)
蔡其矯：川江号子·····	(4048)
李吉北：奇跡·····	(4048)
劉 真：英雄的樂章·····	(4053)
海 默：走出狹窄的江面·····	(4069)
方 紀：來訪者·····	(4078)

孙 謙：奇異的離婚故事·····	(4106)
白 蕓（吳 雁）：	
如此“愛情”·····	(4134)
羅 威（吳 雁）：	
談“愁”及其他·····	(4135)
海 默：洞簫橫吹（略，見單行本）	
岳 野：同甘共苦（略，見單行本）	
徐懷中：无情的情人（略，見《電影創作》 1959年11月号）	

第三次文代大會及作協第三次擴大理事會議

陸定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中國文學 藝術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	(4138)
郭沫若：為爭取我國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的 更大躍進而奮鬥·····	(4145)
周 揚：我國社會主義文學藝術的道路·····	(4153)
茅 盾：反映社會主義躍進的時代， 推動社會主義時代的躍進·····	(4199)
邵荃麟：在戰鬥中繼續躍進·····	(4258)
老 舍：關於少數民族文學工作的報告·····	(4293)
田 漢：建國十一年來戲劇綫的鬥爭 和今后的任務·····	(4316)
何其芳：正確對待文學遺產， 創造新時代的文學·····	(4360)
《人民日報》社論： 更大地發揮社會主義文藝的革命作用···	(4383)
《文藝報》社論： 刻苦努力，爭取文藝工作的更大勝利···	(4387)

深入批判錯誤的資產階級創作傾向

評郭小川的《望星空》

華 夫

郭小川同志写过一些朝气蓬勃的詩篇，在青年中間发生了鼓舞的作用。可是最近发表在《人民文学》11月号的《望星空》一詩，却唱出了完全不同的調子，那調子是多么低沉，多么悲觀絕望啊，它突出地反映了这位詩人灵魂深处的不健康的東西。

在一个不平凡的夜晚（作者定稿的时候，把它規定为偉大的建国十周年紀念日的前夕），詩人“站在北京的街头上，向星空了望”。我們紅色首都的沸騰的生活，欢乐的人群，还有那灯火輝煌，紅光灿烂的夜景，都不曾收入他的眼底。他看到的是：宇宙无穷广大，人間十分渺小。他帶着无限惆悵，写出了这样的詩句：

在偉大的宇宙的空間，

人生不过是流星般的閃光。

在无限的时间的河流里，

人生仅仅是微小微小的波浪。

这使我想起一篇我国古人的文章：“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夢，为欢几何！”也使我想起一首外国古人的歌曲：“仰望蒼空，入世多么可憐！”这是

多么陈腐的感情！而《望星空》前两章着力描写的，正是这种极端陈腐、极端虚无主义的感情。按照诗人这时的悲观绝望的眼光看来，人们活着，工作着，战斗着，这一切都是没有甚么意思的：“说什么：身宽气盛，年富力强！”“说什么：情豪志大，心高胆壮！”“我游历过半个地球，从东方到西方。”

“为了赞颂战斗的人生，我写下成册的诗章；”这一切一切，都不过是“流星般的闪光”而已！还不是“浮生若梦”（道家的感情）、“人世多么可憐”（基督徒的感情）吗？还有甚么大革命、大建设、大跃进和国庆十年的庆祝大典呢？所以写来写去，写出了这样极端错误、使人无法卒读的诗句：“呵，星空，只有你，称得起万寿无疆！”“……比起你来，人间远不辉煌。”正是在举国欢腾的日子，劳动人民热烈庆祝我们革命事业的辉煌成就，并且以“万寿无疆”的欢呼，表达自己对于心目中真正伟大崇高形象的祝福；而郭小川同志却写出了这样极端荒谬的诗句；这是政治性的错误，令人不能容忍的。

不错，《望星空》的后两章，正是力图扭转这种极端错误、极端虚无主义的思想。可是，你既然在前面两章着力渲染了所谓“千堆火，万盏灯，不如一颗小小星光亮。千条路，万座桥，不如银河一节长。”的观点，紧接着，你来歌颂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长安街的灯光和桥梁，这如何能够扭转“浮生若梦”的印象呢？你刚刚在北京街头泪眼望上苍，宣泄了那种看破红尘、四大皆空的情感，“于是我带着惆怅的心情，走向北京的心脏……”；说是一走进人民大会堂，“在红灯绿酒之前，（不伦不类的比拟！）喝了点“芬芳的友谊的酒浆”，顿时大彻大悟，宇宙观、人生观完全改变了，这也是难以使读者置信的。所以，这首诗里的主导的东西，是个人主义，虚无主义的东西，它腐蚀了诗人自己的头脑，又在读者中间散发了

腐蝕性的影响。

写过《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及其他战斗性诗篇的诗人，今年新年里也曾“走上街道，袖里春风，脸上红潮。”（见《雪兆丰年》）的郭小川同志，为甚么写出了《望星空》这样的诗歌呢？难道果然是“一个紧要任务”的“千斤重量”，压得他无法“挺直腰身”吗？事情恐怕不是这样。很可能，诗人对自己的“早就全副武装”的一面，未免过于乐观了；而对于自己灵魂深处的“远不辉煌”的东西，却完全丧失了警惕性。写出《望星空》这篇不好的诗，当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早在1956年，在《致大海》一诗里，这种对大自然膜拜的消极感情已经露出了苗头。诗人把大海看成他的“明哲的神圣”；“为了一种神圣的爱”，并且有愧于“生活的瑣屑和平庸”，他向大海做出了忏悔和祈求。固然人们完全可以把大海或星空用来比拟真正伟大崇高的事物，但是象“让一切寒冷者在这里得到温暖，让一切因劳累而乏困的人，在这里进入绚丽和平安的梦境。”这类的诗句，很难说它是共产主义的真正伟大崇高事物的拟人化。《致大海》一诗里，有些段落是可读的，那就是诗人对于自己头脑中的某些不洁的东西——个人主义的东西的自我解剖。但是诗人指望以大自然的“圣洁的水”来冲洗他的“污迹的心灵”，那是不会有甚么效果的。这些个人主义的东西没有得到洗刷，反而顽强地发展起来，而个人主义实质上是脆弱的，一遇到挫折，就不免有四大皆空之感！《望星空》一诗，就是个人主义的东西受到挫折以后的悲观绝望的表现。

郭小川同志是一个有才能的诗人，曾经写过些好的或较好的诗歌。可是一个人心灵深处的消极的、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倘使不经过认真的洗刷，它总会冒了出来，损害公众并且损害自

己。對自己的世界觀（宇宙觀、人生觀）的徹底改造，決不可掉以輕心：這是值得詩人們和作家們經常注意的一個問題。

12, 6, 夜。

（選自《文藝報》1959年第23期）

蔡其矯的詩歌創作傾向

——評《廻聲集》、《濤聲集》和《廻聲續集》

肖 翔

蔡其矯同志早在1941年就開始寫詩了。解放後，他陸續出版了三個詩集，此外，還有一些未編集成冊的短詩，散見於各地報刊上。

在詩歌創作上，從數量上說，蔡其矯同志的創作是勤奮的，但是從質量上說，卻使人失望。

1956年，蔡其矯同志第一個詩集——《廻聲集》出版了。在這一個詩集中，有些詩就已開始流露出作者在詩歌創作上的不良傾向，如《風和水兵》：

風啊！風啊！

你是大海的朋友，水兵的愛人！

你帶來岸上花的芬芳

和草的涼爽，

撫愛船上的旗幟和我的心。

你吹起我帽後的飄帶，

用激動的聲音向我訴說衷情；

你把飞溅的水花泼到我的脸上，
我感到是你清凉的嘴唇在亲吻。

你那粗犷不羁的爱，
只给那最坚强的灵魂。

风啊！风啊！

你是大海的朋友，水兵的爱人！

作者并没有完成想要表达的主题，也没有比较正确地揭示出人物的精神面貌，水兵对风的热情赞颂，缺乏真实、服人的生活基础，作者借风所抒发的“水兵”的心情，不是我们的革命兵士的情操，诗的内容空虚、意境贫乏。可是作者还说这是用“士兵的感情”写的呢，作者并在《涛声集》后记中“希望水兵在读我的诗后，能把那些形象记在脑子里，当他们在艰苦的航行中，回想起这些形象来，能多少减轻风浪所给予人的肉体上的痛苦，那我的诗歌目的就算达到了。”这种写诗的目的，这种对海军战士的歪曲，实在很不对头。又如《乡土》一诗，作者虽然较深地揭示了抗日战争时期边区一老人对故乡的深刻眷念，但是由于作者站的角度不高，情感不纯，所以全诗的调子是低沉的，给人的印象是消极的，作者没有站在应有的高度来观察生活、表现英雄的边区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刻骨仇恨和对家乡的有积极作用的眷念感情，没有刻划出边区人民崇高的精神面貌。读后，激不起读者的爱或憎，只能起一种悲悯、怜惜和一种国亡家破的伤感情调。

尽管这样，我们还是高兴地看到，在这个诗集里，也有象描绘早晨海上船队出发、给人以壮丽景象的《早晨》；有对海防前哨兵士忠贞品质的赞颂（《蓝衣的炮兵》）；有借海浪而抒发对敌我、对战争与和平的鲜明爱憎感情（《浪的自白》）

有反映海防前哨我軍民对敌宣傳工作，敌占島嶼士兵在我宣傳感召下，不顧死亡威胁、渡海投誠的《海上歌声》；有表現八路軍战士在日本鬼子短兵相接时，在那惊心悚目的刺杀場面中刻划英雄无畏品質和崇高形象的《肉搏》；有鼓舞人心、激情奔放，格調明快的《子弟兵战歌》。这些詩虽在語言、形式和思想感情上，还和人民群众存在一些距离，但在这集子里仍不失为較好的詩。讀者还是可以看出，作者是在努力靠攏生活，在力图反映这偉大时代，反映这偉大时代中的英雄人物，在努力使自己的詩面对现实，面向群众，这是令人高兴的。更令人高兴的是作者在《后集》中还認識到：这些詩，“大部分是在書齋中写作，所写出来的东西究竟和工农兵的实际生活还有一段距离，这是我和我的詩歌的最大缺点”不失为作者所持的清醒头脑和誠恳的自我批評。作者还較清楚地認識到：“如果没有坚实的生活基础，那么詩人的声音必將是微弱的——微弱到只有他自己和他周圍的少数人才能听到”，作者認為：“只有作者确实是站在时代生活的中心，他才可能把那强有力的感人心肺的时代声音傳布出来”这是唯一的但却是无限广闊的創作途徑。听了詩人这些誠摯的自白，我們很感勁，以为詩人能克服自己詩歌創作上不正常的現象，向社会主义文学的无限光明、广闊的創作道路迈进。

不久，作者第二个詩集——《濤声集》出版了。在这个詩集里，令人遺憾地看到，作者在詩歌創作上，不但沒有繼承和发揚他在《廻声集》中正确的一面，而錯誤的一面却有增无減，一些晦澀朦朧、模稜兩可、抒发資产階級思想感情、歪曲现实生活和歪曲人物精神面貌的詩歌逐渐多了起来，作者在立場、思想感情上，与人民群众愈加疏远了。讀者担心地看到，詩人在創作上还明显地步向了歧途。

蔡其矯同志曾生活在海洋，生活在水兵當中，應該說，作者對祖國海洋壯麗景色的感受、對水兵豐富多彩的生活和他們崇高的共產主義思想品質的了解，應比一般人深刻一些，但是，作者筆下描繪的，不管水兵生活（或他們的精神面貌）也好，不管祖國的海洋景色也好，大都與現實生活中的走了樣。我們看看《新兵》這首詩，作者是怎样揭露他“渴望為人民立功”的精神世界的：

他的思想却永遠熱烈緊張，
每一天都象有炮彈在他頭上飛舞，
夢中也充滿戰鬥的音響——
他渴望為人民立功。

這不像一個“新兵”的思想感情，簡直象一個精神病患者。又如《前哨》：

在無人迹的海濱，
在多風的亂石累累的高山上，
站立著我的小棚，
好像是復舟後的漁夫，
漂流到這荒涼的小島，
為自己草草築成一個避風所，
以後就為人類所遺忘。

這實際上是“魯賓遜”的翻版，誰能看出這是忠心耿耿、站在祖國海防前哨擔負著保衛和平、保衛祖國安全的神聖職責的水兵的崇高感情呢？而《你和海》中那位“水兵”的思想感情則

更庸俗，形象更丑惡，在這位“水兵”的眼中，“水上的波紋”是愛人“光輝的微笑”，“月下的波光”是愛人“明亮的眼睛”，風吹拂着臉是愛人的手在“輕輕地撫摸”（同時，它也“帶來”愛人“頭髮散布出來的香氣”），“拍着船舷”的海水是愛人的“低語”，“風吹動帽後的飄帶”是愛人的“低語”，小鳥兒的叫声也是愛人的“低語”……。女人佔據了這“水兵”心目中的一切。看來，這可憐的“水兵”除了用“愛人”來安慰自己之外，會簡直活不下去了。難道這真是鼓舞我們水兵“熱愛海”的唯一力量么？不！作者描寫的雖是社會主義時代的水兵，抒發的卻是愛情至上——腐朽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心情。

在另外一些所謂景物抒情詩里，也缺乏時代感，缺乏鮮明的社會主義之情。詩的意境有的呆滯，有的模糊，不能引起人對祖國山河的熱愛或給人任何較高尚的優美情操，如《懸岩》：

矗立在烟濤迷茫的大海上，
以層層的石壁直望上青蒼；
它沉默，因為沒有撼山震海的語言，
只等暴風雨來臨，它才放聲歌唱。

又如《颶風》：

即使你咆哮如萬虎嘯聚深林，
即使樹木被吹折，花草全喪生，
但是山却更堅定，海却更凶猛，
鬥爭的激情也充滿了我的心。

都是晦澀朦朧的詩歌，這樣理解也可以，那樣理解也可以。

我們知道，支配我們認識和行動的不外兩種世界觀——無產階級世界觀和資產階級世界觀。客觀景物由於各人世界觀的不同，在各人眼中，必然會起着明顯的差異，作家可以根據自己不同的世界觀，賦予外界景物以各種不同的生命，反映自己對世界的看法。文學是現實生活的反映，作家如果不具備世界上最先進的無產階級世界觀，怎能反映出當前光輝燦爛的現實，抒發自己和激起讀者對社會主義的滿腔熱愛的感情？上述詩歌正是反映了作者的資產階級世界觀。

世界觀不但能左右人能否正確地認識生活、正確地理解人物，在一些本來是非分明的原則性問題上，也能左右人的看法。這，在《濤聲集》的《前哨》中也有所反映，如詩人唱道：

哦，祖國呵！

你百年來的歷史，一切屈辱與不幸，
都是因為你的海洋沒有防衛，

祖國過去的“屈辱與不幸”究竟是因為什麼，這本來是再清楚不過的事情了。在舊社會反動派統治時期，祖國的海洋也不是完全“沒有防衛”，但是，由於封建軍閥和國民黨反動派引狼入室、認賊作父的賣國政策，祖國海洋有“防衛”的地方，給祖國帶來的“屈辱與不幸”，給祖國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却倍加於任何“沒有防衛”的地方，倍加於以往任何朝代。這又當何說呢？作者是非不辨、涇渭不分地下這麼一個混淆視聽的結論，這不能令人同意！

總之，這集子里除一些有原則性問題的詩歌外，其餘大部

分詩歌正象《榆林港之歌》中的戰士指責的那樣：

詩人啊！

你的歌還只是一縷升起的輕煙，

你的歌，

還沒有迸發出明亮的火焰……

我們有理由用詩人自己的詩句來要求詩人：

也請從我們的內心感觸它的旋律，

唱一首我們的歌吧！

1957年，在天空中烏雲亂滾，右派分子猖狂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全国人民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击右派进攻的日子里，在国际上掀起一股反苏反共逆流、修正主义思潮冲击着整个中国、整个文坛的时候，在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尖锐斗争中，作者写出了第三个诗集——《迴声續集》（与此同时，还在各地刊物上发表过许多短诗），但是，这些诗却越来越不象话了。作者的歌声不但没“宏亮”，不但没唱出“我們的歌”；相反地，歪曲现实、歪曲人物精神面貌和人物形象的诗比以前更加增多，作者在创作上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有了更鲜明和更多方面的流露，抒发不健康的个人主义之情和靡靡之音不断出现，诗的调子愈来愈萎靡不振了。

这集子里的许多诗，在意境和表现手法上，都是《涛声集》中某些诗歌的再现，有时连语言也雷同；作者在观察生活和理解人物上，也同样是站在资产阶级的错误立场。

前面已提到过，作者曾借社会主义时代水兵之名来抒发爱

情至上等庸俗的資產階級感情。在這本詩集中，也同樣是這樣。一個水兵遇到了“迎頭浪”，在這種情況下他想到的是什麼呢？是從浪花中看見“親愛的人”在“水井旁邊”“輕聲唱着愛情的歌，托風帶到遙遠的海上”，於是，這位“水兵”“不再感到寒冷和暈眩了”（《迎頭浪》）。在詩中，支持這位“水兵”戰勝困難、面臨狂濤巨浪而無所畏懼的力量泉源，不是因為站在祖國海防最前綫，捍衛着祖國和六億人民的安全所激起的驕傲感、責任感，而是愛情。作者把愛情當成至高無上的東西來歌頌。《西沙群島散歌》中的《海員》也是如此，那位“海員”之所以覺得“非洲的沙岸”，“南洋的椰子林”都“不如自己的稱心”，而返國“來到南海的荒島”的主导力量，不是因為祖國的新生、祖國的日益強大，感到自己是中國人而自豪，也不是為了保衛祖國，建設家鄉，而是“仿佛那親愛的顏臉也在樹后藏着”。雖然，詩的開頭說“他在心頭貯存整個祖國”，但全詩把有關上述內容一抽去，就空虛得什麼都沒有了，“祖國”在他心目中，只不過是個陪襯品吧了。

也許有人會問：“愛人算不算人民？為了愛情而參軍，而返國，難道不對嗎？”不錯，這話從表面上看來仿佛有些道理。我們歌頌愛情，珍重愛情，但我們不是唯愛情論者。個人的幸福是和祖國、和六億人民的幸福緊相聯系、不可分割的。一個革命者——尤其是一個革命者的兵士，在心目中占首要地位的首先應是祖國和人民（在我們的軍隊中誰不是這樣？），然後才是其它。另外，從社會主義文藝的特性上說，為了使文藝更好地服務於無產階級政治，達到教育人民、鼓舞人民、推動歷史前進的作用，作家也應該站得更高、看得更遠，謳歌人民的偉大精神面貌，如果作品中老是把人物安排在個人私情的圈子里兜來兜去，把個人愛情看成鼓舞人前進的唯一動力和源

泉，这会把讀者引向那里？

爱情至上，把个人爱情看成神圣无比，这正是沒落、腐朽的资产階級文艺的主要內容。

在描写人物方面，較之前两个詩集，《殞声續集》的接触面寬了一些。这詩集里写了船家女儿，写了海島上的姑娘，写了海洋上的灯塔管理員，写了女演員和南方少女……。劳动人民是建設社会主义的主人，是一切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反映出他們在生活 and 劳动中的崇高品質，塑造出他們的英雄形象，用以感染讀者，激起人們建設社会主义社会的热情，是无产階級文学的根本原則，也是作家应尽的光荣义务。毛主席早就谆谆教导我們：“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現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們的工作才有意义。”但是，作者沒有“作群众的忠实代言人”，也沒有真实地“表現群众”，在描写群众上，作者不是以空虚、寂寞、逃避现实的心情去揣摩他們，就是以资产階級文艺居高临下的态度去欣賞他們。在《船家女儿》一詩中，作者喋喋不休地吟咏她“金色的肌肤”、“健美的形体”、“圓潤的双肩”“赤裸的双脚”，作者不去歌頌她在汪洋大海出入风浪，和大自然搏斗的英勇气魄和那激动人心的劳动場景，却去歌頌：

最灿烂的
是那飞舞着輕发的額头
和放在槳上的手；
当她在笑
人感到是风在水上跑，
浪在海面跳。